春秋三傳通經合纂

周氏家傳讀本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十上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蔣　採　長齡蘧莊　增訂
　　　　　　　號齡問友　士輯

昭公名裯

公即位
家氏曰昭位正首父成[illegible]大國了[illegible]予氏孔子[illegible]已而之齊晉[illegible]逐哲[illegible]不齊有討亂之心故書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親莿移叔語則昭亦非當立者乎利其年陳十九可制耳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陽氏曰重發傳者嫌未子野非正故明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國弱公作

明傳以明君臣之分
王[illegible][illegible]之戮非其罪
[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會于虢

胡傳宋之盟楚先歃今是會之先故諸侯書趙武而書先趙武以信爲本也○孔氏說陳侯弟[illegible][illegible]公子內傳史記疏好之非非例所興爲氏川米之非濟不貫今齊文往楚疾晉伯之盛世家氏曰向戌序盟之說趙武論列國之疾仲諸侯也其來亦[illegible]而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氏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國弱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虢公作
虢穀作郭　僞杜註鄭地先書趙武尚信也

【傳】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

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

子以左史皆循齒趾以皆有與上也楚屈建公子圍說于晉所序于諸侯夫之左皆兩伯之詞也●按會宋會號何於晉公年不稱弱昭楚託乎討招以討陳未詳

劉氏曰招之罪在殺世子而比會盟八諸侯其旁終之事以既戕滅陳亦非招罪也

杜註服釋佚字侯曰佚劇背也芥蔡亂秦昔為城地尚于城杞也穮耘也蓘壅苗為蓘

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

設服離衛譬服二人執戈陳于前以自衛離陳也蒲宮楚會於離宮爲君服異也

三月取鄆

胡氏曰伐國而奪其地王法所當誅而莒地以爲罪晉侯從氏曰叔孫入將之八欲取其得至是取之汪氏曰文十二年取諸及鄆此至得取鄆之始湛氏曰魯之得邑之專也見矣家氏曰賈十年歸之後鄆與公命也此專取邑而

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三月取鄆胡傳不曰伐莒諱內也張子曰乘莒亂而取之故隱其詞湛氏曰季孫所爲也

左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

已按宋虢之會晉趙武出而魯季孫宿不附使豹爭則使人也衛取鄆利則歸已也君非趙武則豹危矣公孫固而忘之季孫公不能禁也楚告晉晉宗元晉請楚請免之

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求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

靖安也

觀上有啟五[illegible]封衛
為五觀　杜註觀今
頓丘衛縣扈在始平
鄠縣書序曰啟與有
扈戰于甘之野姺邳
二國商諸侯徐奄二
國皆嬴姓書曰成王伐
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

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
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
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
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
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
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
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
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
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

功前後二賢
疆埸無常二句
無王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

評　恤大舍小大謂篡弒滅亡小謂侵伐取邑固宜念耳

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杜注不稱將帥將卑師少言取易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胡傳罪秦伯也春秋以能友貴人兄故特稱弟

傳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

●鍼奔晉
按先儒本三傳皆罪秦伯誠然再考家氏曰以千乘之國而阨厥母弟車之多伉其罪鍼之亦甚矣舉弟譏秦伯亦所以罪鍼也其母使奔智矣卒得返國由毋賢耳此說亦足與左俱選亦合觀

選出于多事杜稱選數也謂景公數其罪而加戮則鍼有罪明矣

公羊杜諸晉未錄剔氏曰如公所言皆謂放

●敗狄大鹵
高氏曰箕與交剛皆晉人至是卿帥師晉益衰矣趙氏曰太原在晉東北無乃爲晉邊鄙之患而敗之耶荀吳從又伐鮮虞滅陸渾則亦好功者也

乖蓋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穀】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惡秦景公不能親親以亂曲全致適仇國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林氏曰悼公卒莊公穿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公穀作太原晉君志不在諸侯其臣好功也

【左】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

諸肥反。說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卒合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說如字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趙氏曰此用步之始

大綱目張各立功以罰其禦非罪苟利猶氏之遺也。杜註無終山戎也崇聚也阨狹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也舒斷稍以步人吳不恨所以立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公穀無輿字季氏曰去疾因齊力入。未見能討賊也。胡傳展立乎位。不能討賊故不稱爵。

去疾入莒

陳氏曰去疾長本宜立故曰自齊去疾不與鄭州之舍去疾也不與國人之君展輿也胡傳謂不肯命僕其公子非也。

展輿奔吳

氏曰展不稱爵不

【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名去疾於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

以爲君也爲弑君者所立也高氏曰以闕氏附其已立也

己疆疆用

公羊取莒未餘劉氏曰鄆本屬莒將取之未得其地今因莒亂師閒往乃取之非畏之恆氏曰鄆氏不服故師師疆之

楚麇卒

麇公殺作卷。孔疏傳稱縊殺經書卒以赴從與鄭氏頭同注氏曰楚虔弑麇曰無假名可以殺人播于諸侯當中之則虔弑君之罪不可掩矣高

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穀梁　疆之爲言猶竟也　高氏曰疆謂疆封以別乎莒也書之譏其乘亂牟利也。

葬邾悼公　高氏曰邾始書葬邾杵臾甚矣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

氏曰或云爲諸侯諱何以諱爲弒也或王病亦非弒則叔與之言虔利之對當時彰人耳目以此善言以僞赴說爲長。

比奔晉

何註辟君難也高氏曰虔殺君之子皆出此不能制故出汪氏曰皆比奔則圍弒罪益著矣。

○韓起聘

黃氏曰晉自趙武與楚盟諸侯由此不專事晉韓起代武爲政欲致諸侯故親求趙可謂有志于治情人

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於郟。葬王於郟。謂之郟敖。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汪氏曰晉伯漸衰而欲以嘉好結魯也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

心已厭勢不易回而敵又不足服人卒不免示厭平賦耳

周公召公處

○叔弓如晉

趙氏因諸侯朝位小國朝大國聘禮也韓起來聘遂謝君也故叔弓如晉報之。

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為政來見二句姑侯趙氏曰前後無此理）

夏叔弓如晉（報聘也）

【左傳】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

鄭殺公孫黑
胡氏曰有罪而大夫
初畏其強不之討也
因其疾而幸勝之則
亦殆矣故稱國以殺
罪累上也
劉氏孫氏同胡傳

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
八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傳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
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
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
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
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
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

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産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産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季氏曰如左氏言晉之辭公未爲失也則春秋止罪公之輕動矣汪氏曰胡氏當見天子以少姜如晉譏公取辱亦傳世道之變也王氏曰公恭不近禮不能遠恥辱公既返矣猶未盡于心故備錄其事公穀之說恐非聖人之意

傳 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姑存。范註季氏訴公于晉侯使不見公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經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滕子原成公也文公子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杜註卿共小國葬厚也以滕子來會葬襄公故

傳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小邾子來朝

李氏曰小邾罪從晉

秋小邾子來朝 高氏曰公即位之初大聘小邾非不可爲之國而費以流播有初鮮終矣

列于諸侯而不失卿大夫之禮本曾附庸故可

燕欵欲立寵人此君卑也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閔懼而奔

左傳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注 杜氏曰書雩二十一而聯有七災變數見矣公無過災而懼之心終及于難

左傳 八月大雩旱也

冬大雨雹 杜氏曰記災。此强臣專權之應。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

春大雨雹

左傳季孫宿專執兵權數月之間再有大喪由與者季氏之爭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歸咎藏冰之失夫藏冰謂襄之一事耳謂能無災伏云云誤矣意者公遇災而懼以此為國災庶可禦否則藏冰雖合出亦其辦能乎・劉氏曰雹

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出。臣。罪。外。)其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疏 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雹公穀作雪冬春再見 季孫宿私弱公之應)

傳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

言雹由藏冰故非也彼党于於與漲焉谷永叔與薛氏曰去年冬至今正月連雹大道如此人事可知胡氏曰專周無君于北陰陽豐方所異而不敢正言歟抑党乘故而說使君不疑歟蘇氏曰當雹而雹故為災凡陽發陰不入為霰陰陵陽不入為霰杜註陸道也西門也火出謂火星昏見東方三月四月中也短折為夭夭死為札。洪範孔疏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會申
初傳不以楚衛為誡而反推為盟主相與朝聘之以順從其所欲而我有至此極者也故申之會楚合諸侯皆王法所當斥也・愚按楚靈王始會諸侯也蘇氏曰楚合諸侯皆不敢爭楚盖肆于北方家氏曰宋之盟弭兵之會春秋諱焉今楚虔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君臣輕許之楚遂合十三國而為此會會盟之一大變也
執徐子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疏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

反射後

楊氏曰不言脩辭釋之也劉氏曰稱介非伯討也以與出也高氏曰示威也季氏曰徐服楚已久此謂其不閑道爲貳耳史記誠季札北使過徐可知其適上國者由徐矣規過於註規正二子之過陸氏曰規正會礼之失請辭請王辭謝宋太子也

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評佼。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執徐子杜註言楚子以威北方示諸侯

夏啓帝王治世桀紂幽王亂世應杜註仍緡爲國名終乘夷國不入大室中析

遠惡而後棄稍惡者懼之德遠而後興稍善者勉之

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稍了日昔年不在諸侯故

楚霸

楚子八月伐吳

杜註因申會伐吳下言諸侯鄭徐滕小邾宋不在也高氏曰諸侯畏楚強符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能致魯衛曹許邾杞至伐吳則北方之諸侯盡失於楚者從人心之向背可知矣家氏曰晉楚之成以弭兵楚伐吳晉無所問者以哀皆失伯也

執慶封殺之

趙氏曰弑君之臣天下共誅之陸氏曰以非齊臣夫子以其與弑君之賊當討故繫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

【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 以下伐吳 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 以下殺慶封 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

之辨陳氏曰不再言楚子不予楚以討判也張氏曰有詩已而非諸人是以封不服春秋亦不以討賊書之

遂滅頓

趙氏曰滑少偷安生禍不救得楚父好爲利及爲管也家氏曰舛得逞伐楚遂亦之正也楚是怙其强横劫諸侯而威無罪之國所以誅也

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以下減頓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引楚與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書伐書滅惡楚暴也殺不書楚子虔非討罪之人也

穀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

誅奈何慶封之罪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疏 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慶封弑賊慶亦弑賊故曰不以亂易亂

遂繼事也

九月取鄫 襄六年莒滅鄫因爲莒邑今魯承莒亂取之

傳 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邱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取鄫

黄氏曰春秋國言滅邑言取鄫國也取之莒故言取以書取鄫明魯自其土無與滅繼絶之義

公羊謂滅未絶劉氏曰莒已滅鄫矣公羊本謂魯亦滅故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穆子本庶子孫嗣爲卿

叔孫

許氏曰豹卒而致中軍公若寄焉以是知豹之有功不公室所謂剝之無咎矣。

杜註初穆子去叔孫氏成十六年僑如之亂奔齊也庚宗魯地、

哭而送之婦人哭而送穆子也俞氏曰情爲所觸、

杜註上僂肩傴也豭猶豭也召其徒臣也宣伯僑如叔孫子召問其姓問

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

打子谷 蹤小臣也

衛言從齊來必矣

杜云未除未與諸大夫交見也以豭猪血歔鍾曰落其釁瓜其在詔句也出命之日計命日也北婦人國義也客謂公孫明也與子公私逆于公也示之示叔孫也死何如何也命氏日牛止之政阴之也見仲而何故非之也孟有客翻其怒陰自見中其甚焉何不召薦其內斜出命

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邱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彊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彊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

徵衛其谷

林註弘良叔孫氏宜也。

个東西廂也置虛命徹豎令空不若叔孫已食命徹去也使亂大從使從于亂也殺適立庶而仲壬也披析也謂牛取叔孫東鄙邑與南遺也昭子不知牛饑殺其父故俱此言。家賜齊魯界上關塞風齊地叔不勞不以立而為功而容之也叔孫能君之賞罰能盡公昭子則亂臣畏而叔

見。既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文叔字

遊亦少矣

●舍中軍

孔疏作中軍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於今舍中軍四分公室公室彌卑矣舍則叔孫宗謂選之使行法孫得取其分孫則已甚又擇取轉曾是猶可之極故左氏傳之而氏曰自是公室有貢而已無復有民家氏日以云復古發云復正未釋孫氏曰非也幾何不言其故至於存伏其初書三鄉見罪矣

●公如晉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胡傳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季氏矣。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其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家氏曰叔孫婼未安于位皆季氏所欲爲左云卑公室得書法之旨

楚殺其大夫屈申 劉氏曰稱國以殺殺無罪上也稱氏者亦無罪也

傳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 楚靈王以疑而殺其臣也

公如晉 此見公但知儀之末而不知禮之本也

任氏曰昭公如晉凡七往晉凡止者一及河不至者五惟此年得晉逆然以喜怒幾不免于辱終昭公稱于儀而不知禮之本是以晉平雖稱其善于禮猶欲止而訶之也

論氏曰游禮儀與子大叔對趙簡子同彼說得大此說得切先儒謂其言傷以諷晉

傳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句斷)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此言不知守國)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此言不行政)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此言失民)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

莒牟夷以牟

胡傳曰莒大夫名姓不登史策微也此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其書來奔接我以利而代人其利而亂不義也。許氏曰獨會號方盟而伐莒取鄆公與晉求盟而受叛邑惡季氏之專也張氏曰衛瓘其秉于晉晉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卻遂翁國之計耳。

公至晉

於是乎知禮虐小分民皆季氏所爲叔侯何盡歸罪于公耶惟凱不知禮則當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汪氏曰季有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人

左 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此與襄二十一年庶其皆季孫宿受叛也

公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穀 以者不以者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餘與公畧同

秋七月公至自晉汪氏曰歷三時乃得歸書至危之也

左 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

言其久也亦言其危也非范獻子言則公爲晉執矣宿之罪大哉

。叔弓敗莒蚡泉
公羊𣸣泉未録劉氏曰非也此地名耳㝡謂戰而泉湧乎。高氏曰牟夷之膌乃所以罪之也

秦伯卒
公羊𣸣㒵未録洪氏曰非矣赴之畧耳。

入國伐吳
孫氏曰越始見而與徐狎人不可若沈子徐越代吳故也[?]

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秋七月。公至自晉。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而魯受叛故莒愬于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作濆。穀作賁。杜註魯地

傳 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鄭氏曰晉方以納牟夷之故欲止公。而叔弓又敗莒師。不顧伯討以成君禍。

秦伯卒。家氏曰史失其名春秋因之非貶也。景公卒哀公立后子復歸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

之旨吳以部故稱人也家氏曰胡文定以楚前伐吳討慶封罪吳不當報于是役爲此役師出有名恐以爲未然楚虔弑罪未討不以賊治賊季氏曰吳因受楚兵而州來之役吳岸雖發之兵猶至相舉及外矣以兵侮人豈非自侮哉

○宿如晉

按公在晉宿受莒叛邑而晉欲止公今宿聘晉雖莒伐係有詞而晉不討足矣何爲如遄且重賄以謝晉

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季氏曰此楚通越側吳之始越惟此書人。非褒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高氏曰襄二十九年書子今稱伯豈後振與

傳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葬秦景公

傳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杜註合士弔大夫送葬之禮

夏季孫宿如晉劉氏曰謝前取莒叛邑若莒伐魯則魯有詞故晉受魯聘而不見討。

傳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

之輕。省君而常為臣可知矣。

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卓氏曰。受莒邑宿王之如晉謀歸公且偵晉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許氏曰宋公殺世子痤逐華合比皆著寺人譖原敗國為後世戒

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伊戾之後可討。

○華合比奔衛。胡氏曰。宋公聽信用寺殺人子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則人倫於國亡家亦可畏矣。右漢處不知醫禍惟之一物悲矣。許氏曰柳

某[illegible]誘心使得[illegible]云忠良見亡但存[illegible]我之我司一日不畏哉家氏曰此與向戌足伊戾謀而去公宗之禍也噫大關官[illegible]人[illegible]家心以廷[illegible]取其[illegible]而其讒乃售可不戒哉。

薳罷伐吳

許氏曰楚再不競于吳乃稍兵有事頭楚至後伐徐而國亂矣

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秋九月大雩

左傳 秋九月大雩。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高氏曰三書伐吳見楚終不得志于吳也趙氏曰楚于是役吳者五

左傳 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

叔弓如楚
宋之盟爲之也

●齊伐北燕
汪氏曰將納簡公于
燕然先納此不書
納此說者納之正也
非奉少奪長之比也
但畢受賂而退故止
書伐。

而敗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薳罷敗而歸罪于洩經特書罷伐吳以明之。

冬叔弓如楚。趙氏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猶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也

傳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末句姑存高氏曰楚特强諱敗魯敢弔乎

齊侯伐北燕。李氏曰將納其君書罪書伐不書所以伐敗其納賂而返也。納賂詳次年

傳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傳齊平

劉氏曰左云齊求之也齊求將也杜解求燕納賂若齊已從燕平無緣更進次虢而燕乃行成也且燕賂之傳當云燕求之季氏曰經固當齊平之文正與及齊平文勢平句法相似下文又有叔孫舍涖盟事相類且左氏下文明云燕行成而上文又以為齊求之文法自相背今若截齊求之也刊字正解齊燕平而以癸巳下終齊燕之事則兩得矣葉氏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胡傳昭公婚吳附楚無汲汲之意乃齊求魯而許之平。

【左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已以下終燕事李氏說得之。左傳齊求之也上言齊魯平癸

【穀梁】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高氏曰齊嘗數伐魯景公使晏嬰來聘今與之平齊欲也家氏曰當從穀梁暨齊平

三月公如楚鄭氏曰以朝往猶曰辱也說以臺榭之樂而往焉

亦無誤而杜註從許氏之說也

●公如楚

趙氏曰嘗之事晉楚前年公如晉則今不得不如楚耳

杜註祖祭道神

按此如楚皆宋之盟爲之也。惠伯解夢實勸行耳

●舍如齊涖盟

按凡涖盟必前有好也穀所謂前定也可見魯齊平爲魯明矣

左傳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啟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啟彊來召公 公將往夢襄公點傷祖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汪氏曰、郊于。強令辱甚矣

叔孫舍如齊涖盟 舍在穀作婼後同杜註公將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

穀梁 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

衛侯惡卒
劉氏曰穀云王父名子也言臣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子前者父名之者則亦不改也說者遂謂唯王父名子乃父卒則稱王父命名之是則不可

• 公至楚
按七越月見其久公至楚曰楚見其危也

謂之來 許氏曰始聘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據傳士文伯謂衛君魯上卿受之又云不善政取謫。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據傳襄公卒韓宣子因大夫言使范獻如衛弔反戚田。

穀梁 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爲何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汪氏曰自如楚今七越月危公之意可見矣。

左傳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

注詩時孔子年三十五

共平声。識明德也

蔡亦明德也

家語宋閔公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嘉生木金父金父生皐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禍奔魯生伯夏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何以適當立讓厲公。

聖人之後聖人有明

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

[illegible]應。將有達者必有達人應。

葬衛襄

元衛靈公也

夢俱苟

孔成子筮之遇屯之比史朝曰元亨故立元。

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季武子 謚爲悼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婤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 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

招殺偃師

胡傳招以介弟遂行之惡陳侯不能據親之賢者而徇其私愛施于不令之人以致亡國支服之也

汪氏曰楚滅陳託于討招而留之嬖實亡陳之本也

陳侯溺卒

睢氏曰哀雖嬖留非有殺偃師之志偃師殺而哀始痛廢立之

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丑哀公縊

穀梁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

孫間不容髮頓欲兩利而俱存之哉亦愚甚哉

○叔弓如晉罪晉不能禦楚而以宮室動諸侯宜其失伯也

執行人

家氏曰璽

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叔弓如晉 晉作虒祁之宮叔弓往賀之譏魯以權諸侯

左傳 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為我賀將天下實賀 許氏曰財貨役煩可弔而賀之諛者衆也不圖弭楚惟宮室以為安榮平公志卑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爲刑於人以行其誅也、穀梁說有罪未殺汪氏曰行人則非有罪矣、

陳留出奔鄭

孫氏曰稱公子明留之不當立也、

秋蒐于紅

杜註不言大經闕也劉氏曰不于春不于常所非正也不言公政令出三家也陳氏曰皆三家之師也趙蒐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李氏曰襄蒐五昭十一年夏比蒲二十二年春昌

左傳 于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劉氏曰稱人以執非其罪也高氏曰一日世子一日公子嫡庶也

秋蒐于紅胡傳蒐春事秋興則違天時有常所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則悖人理。

左傳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此大蒐也

公羊 蒐者何簡車徒也齊氏曰大夫假此以聲威于國人耀武也。

穀梁 與該。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

閔定十三年夏比蒲十四年秋比蒲皆書蒐大此不書大杜註經闕或然也公云以罕書以時書李氏曰皆非也非地歷禮則書也穀云正也未錄劉氏曰非也蓋不學周禮者

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掩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吳氏曰同殺太子。罪均也。招懼楚討歸罪于過而欲免已

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以殺太子之罪推罪于過

陳殺過

招與過同受屬役之命于哀公同殺太子招爲首而過從過亦不得爲無罪家氏曰不去其官其罪

大學

也

滅陳執招殺奐楚靈託討罪爲名遂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大惡也。徐氏曰討賊辭在滅後故使滅心也胡氏曰招有罪而稱陳公子見楚子懷惡而誅招不與其執也所以與楚通謀滅陳陳賊臣也故不言大夫非陳大夫也。

而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舜或蟜牛以前名字之異書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奐公作瑗家氏曰乘招罪而掩取其國挾義辭以行其大。不義此年七書陳事。閔陳而罪楚也

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月壬午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

傳前本有七至暇矣國耳

叔弓會楚子 畏楚而自往會也訊晉也晉若同鬥傷天下無伯矣

○許遷于夷 孔疏許自楚莊以來以楚伐鄭今畏鄭欲遠許逆故以自遷爲

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經】惡楚子也 君殺徵舒終復封陳今遂滅陳。稱師見侍。象肆。暴諸侯。莫較也。

葬陳哀公 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之。

【經】不與楚滅閔公也 楊氏曰國滅書葬。以楚無道滅人。閔陳之滅書以存之。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王氏曰書于陳存陳也許氏曰楚成震諸夏故往會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陳氏曰諸大夫旅見于楚。經舉魯以見其餘。家氏曰楚滅國。人所當同嫉。魯倡諸侯預會。訊也

許遷于夷 程氏曰。王綱不振。諸侯昏亂。不安厥居。至于再遷。雖許男不能治國。然可觀世變矣

【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

攻若楚強遷則當云楚人遷許於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杜氏曰許自成十五年遷葉今又遷夷皆叙以見其危弱不能自守矣

陳災

高氏曰不與楚滅故還繫之陳胡氏劉存其國也朱子曰禮運安二十五年汀漢倚未亡通鑑徑作魏貴初元年大非春秋存陳之意

公羊又云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繫人之君將以楚爲義舉矣

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夏四月陳災災公穀作火胡傳叔弓會楚子日繫其事雖不告而魯謀陳故史遂書之

左 夏四月陳災鄭裨灶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公羊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同劉氏曰蓋聖人欲存之

夫録。

貜如齊

按此役修前好繼歡忘故傳以爲禮。

築郎囿

許氏曰丙制于强臣外輕于大國是之弗慮而築囿公之志日荒也家氏曰桓四年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囿以爲游觀之地

欒施來奔

按此傷齊景之無政刑若欒氏之姑大氏罪當之受亡民也

秋仲孫貜如齊。杜註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

傳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孫氏曰貜仲孫羯子

冬築郎囿 張氏曰意如逢其君以求。目之嬖。而窃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

傳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書時何姑存俞氏曰非也覩昭子言可知

十年春王正月 衛四 傳

夏齊欒施來奔 張氏曰高彊不書非卿也 ○齊公作晉 其氏曰書來奔罪納亡也

傳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

欒氏曰公羊以為晉臣盖見晉有欒氏而誤。

彼謂告者。

欲入公門未得故伐虎門虎門門名門畫虎也。

杜註王黑齊大夫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

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告者過也）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中立不入黨也）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

不敢與君同　莊六
軼之道　鹿門齊城
門

○三子伐莒
王氏曰三子皆書惡
其專國而公不得為
政也陳氏曰舍中軍
易為三軍師師四分
公室叔弓為意如貳
也弓佐季序于仲上
叔孫婼守趙氏曰魯
取莒鄆而納牟邑無
怪莒有蚡泉之師叔
弓且敗之矣今又遣
此皆季之為也家氏
曰叔弓非叔孫氏乃
臨事所畏之師

月庚辰戰於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欒高死。惟有陳鮑。迨陳逐鮑而陳代齊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公作隱後同

左傳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王氏曰傳止書平子季王氏也高氏曰魯聞晉衰欲一舉滅莒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傳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

公如晉

汪氏曰：公如晉葬平公也。與遂以概其餘也。倣此二卿其盟主葬也。

十有二月

孫氏曰：此年無冬，脫也。汪氏曰：何氏謂昭取吳孟子之年，貶之非也，闕耳。

叔弓如宋

杜註：緣以聘事行，故傳稱之。家氏曰：卿共盟主葬禮可也，卿共同列葬非禮。

虔誘殺蔡侯

胡傳：虔本必欲圖其

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杜註：禮，諸侯不相弔，故鄭伯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戍。平公卒，元公佐立。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作正月。

【左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圍改名虔。

【左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

国不爲討賊舉也而又盈稱其言誘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旋踵于後棄疾以是殺氏蛮商鞅以是殺親將祭人以是刼怀王聖人張虔而名之其虐深矣

棄疾圍蔡

陸氏曰楚託討罪蔡取其国其惡甚矣棄疾不能諫止又圍蔡不待貶而惡見陳氏曰言圍病晉也救陳爲不于此病晉韓起合八国于厥慭以謀救蔡而不能師甚矣

往蔡侯不可二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公】楚子虔何以名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蔡般罪固當誅然楚虔亦弒賊也棄疾從其君耳

【左傳】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而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

世之爲惡而未受罰者愼之

杜註金木水火土五者爲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有拯故無拯救拔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拯

按沒字似復字之訛

歸氏齊歸比蒲

范註昭公將胡女歸姓之胡齊歸有罪貶國不以爲道之綱頹之不世無本矣

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傳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秦音葬齊歸傳叔向語

穀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孫氏曰此春月也五月不時也時又有夭人之喪黃氏曰三家焉耳公不與也高氏曰大夫者天子之制也

會邾子盟祲祥

高氏曰始也盟廢盟雖晉君親盟今公以畀與使仲孫盟而晉邾強弱可知矣汪氏曰自邾倚孫蠶屢犯魯魯藉晉力而執邾子繼皆禍應其畀我邾受成紇仇益深矣二十八年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葬至此盟以修好。

會厥慭。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公作侵羊王氏曰有喪而遽復會盟非臣子也。

【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厥慭公作屈銀杜註不書救不果救。

【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

許氏曰楚不敢必逞使請命使楚益驕留諸侯之力而卒取之蔡也之罪也家氏曰諸侯共伐義也而晉之用事者庸懦無能蔡遂滅矣汪氏曰書此于圍蔡之後滅蔡之前則失救患之義矣不既而罪見

非齊歸

按公臨史趙公張有喜容今臨此歸氏喪不戚哀心猶未化耶然公猶有蘊心何瑞蔡之恤無有耶。

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范註齊謚

左傳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杜註必為魯郊必出在郊野也

。滅蔡執有用之析傳涉執而僭用之也稱世子與氏效死力屏就擒不顧其身爲下之道得矣。師氏曰詳書蔡事深惡其暴也陳氏曰晉執世臣之辭程氏曰般身弑國亡及其子可爲亂臣賊子之大鑒。公羊未錄劉氏曰公云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之稱也了矣又云用之絫防此似兜戲。

。納北燕伯于陽

公羊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何註歸氏胡女 襄公嫡夫人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公作友

左傳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註陽即唐燕別邑

左傳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高氏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 故元公即位即使來聘也

左傳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

[illegible]同[illegible]十年不[illegible]力[illegible]納之[illegible]文如此[illegible]助也[illegible]入對[illegible]不名存君臣之分

公穀求劉氏曰晉非也。

元公[illegible]君且[illegible]之辱華[illegible]定不[illegible]叔[illegible]復[illegible]季氏[illegible]有[illegible]辭[illegible]而[illegible]已不[illegible]

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穀梁】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家氏曰晉臣此附季地公有辭不能自信矣

五月葬鄭簡公左同。杜註三月葬速。葬騎子產不因諸侯之賓而毀司墓之室禮也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然穀作虎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

夫雖殺其能遂乎 楚殺成熊

不去大夫將虐之虐下不仁也

○憖奔齊

劉氏曰杜註書爲謀亂故子謂謀去季氏謀泄事露謀亂哉南氏曰蒯謀季不克而叛憖遂奔君子訛其妄而異其志也陳氏曰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憖有奔焉耳

杜註子仲公子憖也叔仲穆子叔仲帶之

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家氏曰虔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

秋七月 時俱四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憖公作整 憖與蒯謀去季氏而非其道遂爲公出之由

傳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

子叔仲小也　故使
昭子季使昭子白婼
羽也者位矣也恤恤
要慮湫愁隘攸懸危
之歎有人言今有此
人微以感之攸然不
精其事況小也。

俞氏門故使昭子無
經辭歸罪叔仲子無
[illegible]嘗。

昭子命吏曰將與季
氏公其附貞也命吏
謂小待政于朝日吾
不復怨肖其踏達也
季孫才德俱納叔孫
于德但優。鄉人問
嘆隱躍入妙一訊其

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以下[illegible]）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嘆言曰節 [illegible] 評）南蒯

所謀不善一言其所守不久有入奕從使之自徹從我去我云云使之自悔。忠信則可崇論坤五不可占險從論易理懷怨非忠犯上非共輕舉非善論易隱正請微可釋繫辭。

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其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古卜不卜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

杜註圃生之杞杞枸杞也言蒯在費欲爲亂如杞生圃圃非宜子男子通稱鄰猶親也

楚子伐徐
高氏曰徐吳之姻國也楚遷怒于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王氏曰楚滅陳蔡將爭于北方而慮吳擾其後故乘滅陳蔡之威伐徐欲以先聲脅吳使吳不敢動。

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

楚子伐徐 李氏曰僖十五年楚伐徐敗徐徐世從楚今再伐以吳故

傳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扞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

扶從衰此時其罪貫
盈秦既滅遂欲求
周鼎求鄭許而求諸
侯不食不寐救日夕
手難可危亂臣賊子
之鑒

注註復陶秦所遺羽
衣也　久蓋兒5
王孫牟衛康叔子康
伯也変分晉康叔之
子　陸終氏生六子
長昆吾少季連季連
楚之祖故謂昆吾為
伯父　鍼斧也秘柄
也破圭玉以飾斧柄
命氏曰此物最忠
恭秦符堅唐莊宗各

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

在盈滿中失脚。楚子忽慾周，忽怨鄭，忽怨諸侯，横甚傲甚，描寫楚子之滿醉。總二字點醒。

尚書孔疏。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書。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州之志。鄭氏吳氏張氏又各異。故杜註但云古書。

杜註。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賈氏曰。祈求也。昭明也。求明德。

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

也馬氏曰祈爲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內言千里之內昭明德　與杜註異

愔愔和也。

馬氏曰祇宮圻內遊觀之宮什晉紀年穆元年作。

○晉伐鮮虞

按晉伐鮮虞杜云闕

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字是句)王是以獲沒於祇宮(獲沒二字是句)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刑其傷心矣)。王揖而入(人字收出字)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反書必省按)。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伐鮮虞。杜註不書將帥史闕文穀氏曰特書晉深罪之也伐鮮虞而不救陳棄蔡者疾也

文吾氏亦曰文十年叔代晉成三年鄭伐許及此詩春秋闕文穡氏則曰始罪晉蓋以能伐鮮虞則乃非不足矣但以敵復道于虞以滅狄黷晉師執虞公書晉人今罪晉書人可也十五年伐鮮虞書狄與矣杜註爲是。

叔弓圍費

胡傳家臣强也意如不忠于其君不亂于其臣則乎衛反乎附宜前刜之及此也不書助及求諸已也書圍費欲著其宴也。

傳 因肥之役也 本年夏荀吳假道鮮虞遂秋滅肥以肥子歸今冬又伐鮮虞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高氏曰見家臣之强季氏之無君也。

傳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公作溪

陳氏曰不書殺人家臣微賤也不書克不非他國邑也家氏曰不書叛者亂號于人曰吾以尊公室其心跡未著焉得正其罪家臣亦當尊公室也卒以費叛于身爲叛入矣汪氏曰國郈劉郈與此皆家臣強也亂不能正已以取其臣。

比歸楚弒虔

胡傳比未嘗一日臣虔虔又弒立書比弒其君者明君臣之義也比宜效死不立乃貪子勢而忘其守林

傳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鬭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補）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補名）圍固城克息舟（固息舟二城一處[illegible]）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另叙）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朝此）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

于利而忘其義被之
大惡不得辭矣
孫氏曰先言歸比不
與謀矣後言弒正比
之罪也蘇氏曰乱始
于觀從而成于弃疾
爲君非比志也雖不
志于君而迫于二人
以身許之以致虜死
高氏曰比見利而動
焉得已享其利而人
受其名哉家氏曰代
居其位不得謂之討
賊矣
公云歸無惡于弒立
般云言歸非弒也俱
未録汪氏曰弒逆大
惡聖人不妄加于人

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
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
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
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
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
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
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交一處）依陳蔡（乱）人以
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而乱合一處）蔓成然蔡朝吳
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

豈無惡而稱弒乎叔
向有云比涉五難以
弒舊君當時亦以比
為首惡矣○朱子綱
目書伐及弒惕亦得
此義也

杜註許尸許大夫常
危令尹子文後申犨
邑名成然蔡蔿子
陳蔡欲為名欲為復
仇之名

按祿罷敵皆虜子觀
王此嘆可為好殺者
鑒自經而死可為亂
臣賊子鑒

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結比）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於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役者劓所及訾梁而潰。（這推殺太子祿。）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至此稍聯）　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芊

尹申亥氏

【經】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棄疾殺比
胡傳不曰弑比之歸[illegible]入楚爲才及自晉歸入所爲而比未嘗有君之也安得爲君乎比序當立不曰楚人殺者誅棄疾不以討伐比而非討之也汪氏曰以國位而殺比其罪鈞也張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作弑誤汪氏曰比未能君楚故不爲弃疾君也）

【傳】國每夜駭曰王入矣（國人自恐）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曼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借以恐二子）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

氏曰不書弑君臣分未定而弃疾歸殺之也高氏曰復刺公子觀比陷弃疾之計以深明弃疾也弃疾欲此故名居以弑君之人名在諸侯之後故圍改名虔弃疾改名居李氏曰比若實弑不當仍書公子弃疾若真討賊則當書人楚若真有比當書其名書公則比異于州吁無知不書人則弃疾異乎石碏雍廩矣書其君則楚人視此異于蔡人弑般此春秋變文也

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結二子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結弃疾居葬子干於訾實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安衆以息前謗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

【公】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曷為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此意是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弑字謂言將自是為君也此句當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會平邱

胡傳曰是時楚人暴横晉安于不競惟尚盟是崇及許侯既乃欲示威徵會不亦末乎春秋惡之。張氏曰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大勢已去兹陳伯張洪氏曰不能修德以感人心而徒示甲兵之威。

同盟平邱

程子曰諸侯立恨之故同盟陳氏曰重邱而後晉皆以大夫主盟今叔向請之劉子臨之而邾人不可斯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晉欲示威徵會不知本而徒事末也

左傳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竝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連下篇讀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胡傳同惧楚也然矜其威力信邾莒之訴絶魯故惡之

左傳 晉人將尋頓讀盟。齊人齊式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

入爭承歟不預盟晉合諸侯于是北鄢陵之役參盟復作矣汪氏曰不能辨分以服人心而乃恐天子之老從卒失伯業家氏曰書同盟王臣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不當與之盟也李氏曰惜乎叔向晉之賢大夫不能以義匡其君而導以威力是以諸侯不服。穀梁云善其因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未録李氏曰不得其傳而臆言也汪氏曰陳蔡復國實由于楚列

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

二句該括此役

引衆字

文辞

氏亦林前冀平邱謀同歟。

杜註旆游也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

共並平声

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

蠻夷指邾莒

俞氏曰會宋會虢之後晉日偷逆叔向不忍坐失諸侯然爲此會示威示衆事非得已請侯歲聘數語詳核可折齊人之心奉晉之衆數語危悚以爽魯人之膽

公不與盟

胡傳晉不遂得不與

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孔疏晉受邾莒言公無罪故不諱

幸也自反而縮也程子曰晉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幸也○穀梁疏公可以與而不與求緩劉氏曰非也豈公不盟乎

執意如歸

胡傳晉君請于天子討于諸侯以不臣之罪執季孫以己爲公室之民則伯職修矣今以邾莒言辭擒君執意如惡在貴謝而不貴其解君臣之義何爲伯討乎

汪氏曰此與沙隨執行父晉亦知季孫魯惜不能治季氏出晉

【左傳】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公至自會 吳氏曰公不與同盟而已與平邱之會故以會致。

【公羊】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胡傳不書自楚不與楚棄疾之得封也。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酬私功而禮宜

稱此避家也。
公至自會

公羊諸侯亂反陳蔡未錄只須服其不恤不與何劉氏曰從陳蔡何恤之李氏曰公羊及何注無據○廬歸蔡吳歸陳劉氏曰書國依其所周有宜爾也爵者非諸侯也。

公羊不與專封未然趙氏曰此未是劉風今復其穀梁不與楚滅未錄陸氏曰今方記復何責滅時乎
如晉至河復
著公之辱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陸氏曰凡三十一月俞氏曰蔡滅公未葬故今國復然後葬

傳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穀梁成諸侯之事未錄李氏曰無據。

公如晉至河乃復汪氏曰既不得與前盟而猶欲託朝以請季孫宜見辭而不得入也

傳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荀吳之言乃歸季孫之由。此言都不錯。

吳滅州來袁氏曰州來吳楚中間要害處成十五年吳入及今五十年昭十九年楚城州來。

傳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

•吳滅州來

王氏曰州來近楚小国楚取爲附庸楚今亂吳出不意取之不書師與伐易也

•意如至自晉

孫氏曰不稱氏前見也陳氏曰執則致亦危之也趙氏曰執不以其罪致亦無所隱皆出私意而非有公天下之心也

按傳所命能具諸晉而晉遂舍季氏勤于利害而非爲理也

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胡傳以所命能具故也晉喜怨皆以利不復振也

傳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先能具（誘以利）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劫以害）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黎論以理）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再動之）穆子告韓宣子曰楚滅陳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

穀 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傳四時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子去疾卒
胡傳莒大夫故書卒不
從故闕弱大怒不發
亂寧氏怒書以私故
紀常亂人皆書矣
殺意恢
劉氏曰杜氏范氏皆
非也故殺君見前也

左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

何爲貶王氏曰罪累上也以與殺爲文而不去族陳氏曰非其罪也家氏曰爲君故死也继卒書殺受能孤之寄而不能也故不書死難程氏曰莒無政可知。孫氏曰公穀皆云賢莒無大夫諸小國大夫只當大國之士士微不見于經事有關係則書

有事武宮

按成六年立武宮爲武公廟也非禮也此爲去樂卒事而書汪氏曰此祭祠之祭

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齊之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

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穀梁 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告微也曹莒異文王裔後微耳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末公作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 春。將禘于武公啇一本作戒百官梓愼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

去以籥將祭故諫弓卒去樂卒事例傳祀莫大于嘗禘大夫卒不以聞若有事宗廟大臣在事籥入而卒于其所祀雖未有可以義起也緣祖先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祀已設之俱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可也變而合禮亦書○孔疏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戚入廟先文後武當籥始入之時叔弓卒于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

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公作將無出字家氏曰蔡不能國卒有朝吳讒人費無極傾之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似為朝吳語。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似為蔡人語。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

事去則諸樂皆去非但去籥也。設家闕大夫之喪求[illegible]戊曰大夫卒不[illegible]待祭畢家氏曰若丐卒于家加帷以之北則祭然乃告。

[illegible]荀吳[illegible]鄭 [illegible]

其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朝吳本蔡大夫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傳載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後王室亂其兆此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杜氏曰前伐今又伐晉不能加于楚[illegible]鮮虞而已。

傳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

按定十六年上會滅甲氏留吁，書人不仁也，惡其必欲盡滅也。昭十二年，荀吳伐鮮虞，書國惡詐也，非其不於陳蔡也。此書名氏，無貶，但不思衞楚而徒爲無罪故然耳據也。

湛氏曰：不納叛不急利，誠善矣，然不如無叛而速之圍，儒非義利，徒以不得叛不急利爲善何耶。

林氏曰：大國之授用崇卒乘，甚未陳兵，以正勝，竹此事有不

城而邇姦（姦謂叛），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言不可爲教）？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䳁鞮歸。穀傳：正兵加叛，不稱叛臣則稱名氏，非穀也，免于罪辰，而君稱君之寔見矣

子不登叛人之黨但
亂殺三月而後歸焉
公欲待其食之未免
不止此蕭謂其料之
也六擧據諸得爲此
旋時不執之亦以示
人然見晉門矣。

公如晉

按晉將助季氏故前
平邱公朝晉季氏訴
而晉之執公也不行
訴而後此朝不說然
只仍見此又晉所防
季之故也。

齊侯伐徐

許氏曰當公之時吳
楚方強而晉不能遠
保以齊之強務德修

冬，公如晉。吳氏曰平邱不與盟大夫執往朝不納是矣今又往朝畏大國不能以禮爲國也。

傳 冬，公如晉，平邱之會故也。趙氏曰晉嘗辱公公盍氏族也今聽公一朝

十有六年春。晉止公不書諱公辱也。胡傳見五年。

傳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家氏曰徐在齊南鄙桓公致之其既晚晉翦不志其遠者而伐徐愧桓之深徐多矣

傳 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政以合諸侯復伯可也而區區爭徐爲志亦[illegible]矣胡氏曰諸[illegible]齊侯伐徐[illegible]待其戎從中無極之[illegible][illegible]相之服徐不自保耳晉將別六大夫之事矣也季氏用費[illegible]伯之弱[illegible]不書於秋之君爲晉也汪氏曰當十五年吳滅徐則甲父之黑不足保徐也

誘戎蠻殺之

杜註[illegible]信也余氏曰戎稱子服從晉者也雖在中夏諸蠻之而而南荒遠之以[illegible]楚誘殺之無[illegible]以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家氏曰書誘殺若罪之深皆以子稱見大小不同周班皆子也

傳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夏公至自晉 胡傳晉止公。由辱其父此正敘屬之時而公不然請而不書深愧之也

傳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昭公卒。家氏曰晉之衰始于平成于昭

九月大雩

亡音于。按左氏云詢也未録云其子以礼而誘殺之何得為禮。

公至晉

家氏曰意二勝乃還意如問。其君也後公與在晉之勢不容已或云敬晉辭也。

意如如晉

移平子前見執于晉而今自往拜晉侯者欲傾其君則。

小邾子來朝

按小邾本魯附庸故三朝于□大之禮也□□□之月來魯方□□不暇何能康八

傳左 九月大雩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傳左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有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 汪氏曰三年穆公朝至是十五年再朝。

傳左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郝氏曰齊既卑矣小國猶朝晉亦卑晉諸侯猶往往不畏其君而畏強臣耳。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

杜註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周爲六月夏爲四月。

杜註三辰日月星也辟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

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郯子來朝

趙氏曰朝以爲庇也魯方自庇不暇何暇庇人乎郯子郯子朝無益矣黃氏曰左氏載孔子學之蓋删書斷自唐虞上古時朴略簡故可因瑞紀事作文明漸開世変事繁必分職正名命以民非孔子欲立官民之道是以合漢及郯子乃謂不能[illegible]紀近[illegible]以[illegible]多聞擇其[illegible]而從之也杜註以爲知天時故

秋郯子來朝 家氏曰周衰典籍散壞而小國之君乃知古之官名蓋存之也

左傳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上四官曆正之屬）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

以名歷正之官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入大水為蜃[illegible]

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illegible]

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

故云即唐虞羲和之官。祝鳩以下是黃民即唐虞九官。按某氏下解一句係以後世之官解少皞之官。如云少皞之鳳鳥氏後世之歷正也。少皞之祝鳩氏後世之司徒也。餘倣此。

晉滅陸渾

高氏曰。宣三年楚伐陸渾遂服于楚。至是晉滅之。家氏曰。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于伊川。今忽滅之。將奚石云或楚所使。皆戎何獨彼乎。高氏曰。晉滅秦遷之伊川後

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

冬。有星孛于大辰。杜注。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

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

過十幾則晉猶謀不戚也今滅之不足厭前過王氏曰無亦命動大衆不顧冠何之害篤不待既而見乖王氏曰非其此先見則其篤大矣

星孛大辰

胡傳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卯心象天子適庶將爭也後五年王室亂大之示人顯矣

黃氏曰王室亂之應

孔疏左云西雖在其星之西仍在大辰分度內故鄭氏云于大

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邱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辰許氏曰大辰明堂當衆分布于室[illegible]衆亦亂[illegible]衛陳鄭災氣所感也[illegible]孔[illegible][illegible]敗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分野而無佗災是知禍福之可[illegible]也余氏曰三垣列[illegible][illegible]氣[illegible]于占驗聖人修改[illegible]求合天不言星[illegible]前事應見存為春秋時始以吳為[illegible]分[illegible]為[illegible]星紀為[illegible]鄭[illegible]為火為周分而分野之說以起後占術[illegible]私罰進將偶有[illegible]合遂為天前不知此王室分野在五年後乃得分者耳。

【公】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 孛彗星也似箒其光孛孛然非常所有故書。

【穀】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陳氏曰楚陽匄帥師人吳公子光帥師略之也。

【左】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

昭公

戕長岸

按吳收楚艎炭與房鍾皆不書但書伐于是於齊懷陳氏以為吳楚敵言之耳然然前二敗不書非楚處諱敗但以伐告耳

胡傳楚地大兵强吳非其敵也乃戰無楚以譎勝一戰以貸往謀豈衆去為敵國用吳日强而楚削矣惟不能去譎賊貨也毅深進楚子囚戰求鮮劉氏曰非也敗則云敗當據于吳楚戰

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公羊】此其言戰何。敵也。何氏曰。謂長岸楚地。季氏曰。蓋吳兵深入楚境而楚□之也。何氏曰。俱無勝負。不可言敗。汪氏曰。楚先勝吳。其後復勝楚。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十下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攸　裔孫　敏齡明遠　學遊莊　增輯

周氏家訂論曰

宋衛陳鄭災前傳神者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有令政所以德消災之驗矣

昭公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曹平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杜註火告故書。

左傳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　以風爲火如早入聞

所謂尤人事而後言命也

許氏曰同日災異之甚者

按許之應不但人也亂之兆也是孛天辰

許氏評語可看

杜注大祥變異之氣

正義曰良語辞加良有以也之類服氏解作能非

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

注舊客知國情不行主 屏攝祭祀之位

舊宮人先君宮女

焮炙也

召保其徵各戒所徵役之人也

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祭水以禳火祭火自息

柩火作子産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

發同日災與公同又
載子產曰天道福于
人知之是人也未錄
劉氏曰此非習背之
言何足為說

邾人入鄅

書入者入其國不義
也皆欲取鄅以備前
所失鄅即鄅東田即
書侵以為了備其兵
杜注隨隨書自出鄅
故書遂行之解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鄅 趙氏曰邾見削于魯是矣今來鄅不備或取之以備彼也書入賤之也

左傳 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此宋伐邾之由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杜注白羽遷也 胡氏曰不所以存許非滅之也○白羽即析

乎

許遷白羽

汪氏曰許自此三遷矣蓋楚公子勝勸楚子遷之許亦自爲計然許非自爲遷故自遷爲文與宋人遷宿齊人遷陽異

○宋公伐邾[illegible]二月[illegible]而[illegible]公[illegible]三月取之[illegible]邾[illegible]之罪

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孔疏許始遷葉繼遷夷靈王遷之荊平王復之葉此遷楚發意許亦樂遷故自遷爲文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胡傳不書圍與取之罪而書伐罪執言其善意也

傳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

氏曰邾以小邦而侵宋師則鄭子今入邾宋元親討之以懲其暴猶不爾爲尙成報女怨也

許止弒君

藏氏曰若不以弒書則臣將輕其君子將輕其父亂亡道也張氏曰止與商臣蔡般心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臣子與君父不可過也謂弒亦弒也過進藥以弒之物也穀又云日弒正卒也夫錄劉氏曰日則可知寵弒君皆書日可云皆正卒乎

伐邾圍蟲宋邾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公義家氏曰與宋公之討有罪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汪氏曰悼公卒止躬斯立爲元公

左傳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胡傳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止忽而不慎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除惡于微謹其漸也

穀梁 止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李氏曰止之心可知矣。

己卯地震汪氏曰昭兩見此季氏僭甚大示變也公不知省悟矣。

春秋後既自明嶽許月月而後見之此滑而不通也

高發伐莒

按鄭公莊與賢路齊人間乃又不事齊此莒失事大之道也齊不以討責之而據伐亦非也以徒恃而徒好事徐莒志昇功亦無成矣

齊侯伐鄭齊

劉氏曰春秋時能伐其與無不聚其君命將可滅武仲強矣考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高氏曰莒不事齊故

傳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杜註紀不在大汪氏曰景爭伯而徒討近功晏子不能匡正何足以共君與哉

冬葬許悼公

公羊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弒也。止進藥而藥

公羊以爲脩之後諱非也辟惡各以其事何賢其即而遂諱其後惡乎且大惡可諱乎穀梁專乎殺以責取而不以叛來録劉氏曰非也臣不叛君常事何褒哉王氏曰公猶同諱胡傳直謂子臧之後賢之尤過曲待放後出亦常亂兒必足死何以賢之余氏曰逆大夫多賢若後皆諱無一書矣鄭穀作夢

○兪殺衛縶

孫氏曰書以見衛侯

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胡傳穀梁因書葬不使止爲弒君也○穀舊與公畧同

二十年春王正月傳同時。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汪氏曰先不書叛則非叛也與宋華亥宋公弟辰異

公羊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諱國之賢也○姊存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公穀作輒

之無政刑也張氏曰靈公自全其兄乃縱其無禮于大夫且使之預政又不能閑其母使盜賊殺兄死身危幾亡其國齊氏曰盜蓋豹也齊之司寇則非賤用氏則氏諸經無翔之說余氏曰以其為盜賊之事待以盜賊之也·按齊豹從齊北宮喜所殺公入衛北宮喜預公子衛後預國皆曾殺宣姜

傳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 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穀 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

何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宗廟。（公羊昭二十年）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

宋華向奔陳

陳氏曰後入南里叛乞師于楚為宋患月久是以甚三千也呂氏曰一宋國也而大夫同治亦以見君不能待其臣而臣不能事其君也家氏曰書三卿同日出奔華向也其君亦有責焉李氏曰陳宋[illegible]大夫奔欲以陳為歸而宋[illegible]矣據公之情非一日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寗華定出奔陳（寗公作甯）

傳　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寗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

本有亡傳戲華向殺華公子公如楚氏皆焉到詐送劫公取太子與辰地爲君故自不忍其詢詢辱也

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

亡平若不亡是君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墍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趙氏曰頃公立五年始出聘伯業浸衰六卿相忌不暇外交也

士鞅來聘 汪氏曰自是晉不復志 汪氏曰晉雖當十一始荀吳終士鞅始則伉而尊錄終與怒而責魯伯臣之邦交如此

傳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此二十三年晉執舍之由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家氏曰昔叛誅亥之極叛公也 作附

華向入南里叛 左傳八歲不言南入 [illegible]不言晉人[illegible]不 言宋所言宋南[illegible]

国如內也張罪成宜遥多矣君已甚也。杜預曰外至曰入披其邑曰叛公云內邑者何潛國諸侯於穀云宋之南鄙百姓不作亂非來歸則民曰入宋而居南里也何疑焉汪氏曰凡叛不言所歸必書邑此不言邑而係之宋則爲宋賊附之畢節無所與從外援與逆之者將以覆其宗國猶曰不作亂耶書自陳陳亦有罪矣陳助之兵力後竟持宋合晉之師以

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

叛宋而不書圍宋南里者逸賊使並向得逞不臣之誅故不以討叛予之也也

日有食之

汪氏曰日食二十六
昭[illegible]見梓慎不能
[illegible]問者以[illegible]

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元公因信讒故蜀華自等遂入城叛罪惡在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傳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

而損之意乃云不爲災狀公危于僞政顧覺于季氏而姑爲悅君也

叔輙卒

趙氏曰輙無事不見于經而書卒而世爵也

宋奔楚

胡氏曰朱先愛疑懼欲用兵行不出戰乃之伐非乃爺而親之惡世首氏曰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桼柽

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王氏曰不告以有德消變之責而爲是說非忠臣也

八月乙亥叔輙卒穀公作痤杜註叔弓之子伯張

傳於是叔輙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輙卒不當哭而哭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作東嚴氏曰東國爲隱公隱太子有之子平侯弟朱叔父

傳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

忌也有國家者可無戒哉

殺梁以東爲東國張而貶之朱欲刻氏曰貶其半名何爲沃氏曰穀因後東國守于楚而誤於

如晉至河復

家氏曰季氏知晉強聞大夫猶制其上也汪氏曰伐國易施于邦交如晉將伐楚救汪氏交公如晉晉將伐鮮虞如而成公如晉未聞辭公況是年意實有辭鮮虞請計以拒公耳

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余氏曰季氏之強。昭公之弱。晉助其臣而不有其君久矣。

傳左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齊侯庸小忿爭馬能圖晏子以其君類簽在莊。

傳左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

齊侯伐莒 趙氏曰前高發及介我皆直其殺意恨也殺收何與于齊春秋假見以[illegible]之齊[illegible]也卓氏因[illegible]誅氏力[illegible] 楚向命[illegible]胡[illegible]助吳楚入[illegible]不[illegible]之賊也[illegible]諸侯國[illegible]從之皆[illegible]吳峰[illegible]宋南[illegible]不能討[illegible]亂之[illegible]見[illegible]陳氏因[illegible]

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於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孫貞載道明年莒子奔之由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罪華。向寧。罪楚而晉宋皆誤也

傳 楚薳越楚大夫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小臣以大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

討衛公孫彊再奔作不書必叛而後書曹來殺則民罪猶及殺之書奔亂從賊也程氏曰三年無能討之省三叛之罪皆宋陳楚之惡明矣然宋公之為國亦可知也。

穀云自南里奔也宋鄭趙氏曰按傳云奔則以入國爲書自南里以明之然何獨穀乎。

·大蒐昌間

許氏曰八年蒐十一□□以爲不勝此□□□而書以

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齊晉宋衞也)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大蒐于昌間(閒公作□□)

傳備臣專行公不與也三者亡其本矣何以重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大夫盛強公大其政而惟范宣子務攻增其剌之在氏目私此蒲昌問皆升莫之常所

杜注子朝景王之庶長子賓起子朝之傅賓孟即起

天工出崩

邵氏曰人犧則用舍在人故曰寔難己犧則用舍在己故曰何害○欲王早立子朝也○

杜註見王見王猛也

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蚡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蚡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於單氏

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趙氏曰三月而葬非亂故京氏曰天子七月而葬天王有崩喪而立子朝爲嫡也王子猛而將立之未及而崩子朝爭立大臣不服下是劉子單子欲尚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欲尚立子朝三月葬者劉單欲使王猛急成喪以行事也。

王室亂

胡傳景王寵愛子朝使庶子能繼以本亂晉言王室亂周本之不正也夫王而天下定矣而氏曰記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左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

必指其實亂下所書自是景子自取甚乎悲哉子頹子帶之亂不書而此特書之家氏曰此聖人特筆公羊言不及外未録劉氏曰謂亂在王室也不得言京師亂成周亂耳

以王猛居皇
汪氏曰猛書王朝君王子嫡庶明矣嚴氏曰曰以名猛不能自立出入皆劉單之功儒者從予以之一言曰殺立曰尊入曰某忘者之從趙君父之雖未王猛在嫁王卒

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穀梁】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傳】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胡傳稱王示當立也名者嗣君也劉單不名而王名禮之變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張氏曰猛正而位未定故書名。

成功告文武之處亦可見子朝奔何況于文而不求其實哉公云稱王當國世教云嫌也木餘劉氏曰皆非也王者在喪之常稱耳若云嫌皆得云居

以王猛入王城

陳氏曰言入始得京師也家氏曰以姿少而不失其正劉單書以其所當以也王城概於陽而書公羊云王城西周也入穀梁云入內弗受也家鉉翁劉氏曰皆非也公以為西周何

傳 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於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於郊前城人敗陸渾於社

冬十月王子猛卒 杜註未即位故不言崩 胡傳入諡曰悼王

傳 十二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

任遂云得半自稱西周你不知耳以入爲殺下入成周亦篡弒以入爲內我受入成周亦將受乎。

王子猛卒

公云不與之辭殺云此不從者也日卒失嫌也宋鉉劉氏日皆非也不凡日公穀皆以弁爲篡不可從

．舍如晉

按詳曰如晉是叔孫舍之爲行人也

．執行人舍

孔疏從舉邾師則將有罪死而亂晉執者凡諸侯有罪無王當

位館於子旅氏孫氏曰言王明當嗣也言子見未踰年也言猛別羣王子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杜註此月有庚戌推長歷當爲癸卯朔酉字誤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左傳在下

癸丑叔鞅卒汪氏曰叔弓子輒之弟也子諸嗣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杜註稱行人譏晉執使人

左傳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

以師討之不忱其使也高氏曰晉雖以取邾師為罪其實則爲士鞅來聘以晉卑已故也家氏曰叔孫豹會虢晉人祈取賄將戮之樂王鮒求貨于叔孫使請帶弗與及使者裂裳帛而與之亦弗與賄令絕亦然與范獻子又不所許如此有賢大夫而鄰公不與其國事以至于亡杜註取邾師不书非公命 坐坐諍曲直也 以叔孫與之邾使執之 晉君一

獲鉏弱地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

傳分別段子服回也非義若猶恐也紛宗也盟服其四言詞不能著備子假道於邾也四謂過邾館遂使邾人見叔孫之賢也取冠法冠進一冠傷弟不附其意是而不出不使申豐出不欲以貨兒

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考[illegible]補

趙氏曰先時王命以爲[illegible]假晉師以[illegible]之則[illegible]而晉[illegible]而子朝復[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道平而後[illegible]外則亂非晉志也其[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汪氏曰明年晉使[illegible]伯[illegible]故然從[illegible]丁朝[illegible]雖圍郊尚未[illegible]是以敗[illegible]王不力公[illegible]不與[illegible]大子不錄趙氏曰其非代大子也

[illegible]辨

據[illegible]劉[illegible]氏文[illegible]也劉公[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典

晉人圍郊。胡傳曰人微之也晉爲方伯謹遣大夫往勤王之義若是乎高氏曰子朝在郊也。

左傳 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高氏曰因朝于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胡傳不仁之甚則身弒國亡莒子出奔幸而書以惡之

左傳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

莒大國[illegible]而許[illegible]異
[illegible]而累之也
敗諸侯滅獲
[illegible]人[illegible]
楚師[illegible]六國先敗
楚師[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者役屬
于楚[illegible]師以[illegible]一敗
[illegible]衆供[illegible]也其
自取也或曰滅或曰
獲別君臣也君死曰
滅大夫生死皆曰獲
[illegible]而獲也
[illegible]人[illegible]不與
[illegible]侯[illegible]與蔡許
[illegible]胡[illegible]之[illegible]賤其
[illegible]胡沈之君
不書[illegible]不與以

納郊公[illegible]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illegible]

左傳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

死難也若從此也分三此備戰密以詐二章之此其備戰奇月詳勝焉耳之例也非也故云敗以三其一非也不其敗而又不之道者耳甚以敗而平乎今

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

別君臣辨上下也

天王居狄泉
趙氏曰敬下也遂于
朝居狄泉曰大上按
于狄泉明正也高氏
曰景王崩已踰年故
稱天王明猶天下有王
也胡氏曰王猶之例
易得謂正統也陳氏
曰敬王居狄泉在王
城之東人謂之東王
子朝在王城人謂之
西王當天王黜子朝

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乘陳也

【穀】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胡傳朝庶孽也曰尹氏立見世卿亂國也

【經】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

也

尹氏立王子朝

杜註尹氏固非別人所欲立陸氏曰言氏見世卿之漸也李氏曰衛人立晉衆也尹氏立王子朝勢也

地震

汪氏曰王城震而有子朝之亂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於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於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單劉輔王尹氏立朝召氏屢背單劉詳著其勤勞也特叙尹固而叙尹辛深罪其援亂也

公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非子朝所得篡也

穀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八月乙未地震杜註經書地震魯地也傳言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爲屋壓而死

左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勸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

如晉疾乃復

胡傳不見納可止矣而公不知自愧自強宜夫困也○汪氏曰先以丁晉公行不以請姑而與棋不見納故託疾而返何其託而書之以見其不得至晉之恥也

○舍至晉

胡傳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稱舍姑氏賢之也舍以亂亡身而不屈于强臣以忠事主而不順于强臣使臣

之大臣亦震夫棗之來東王也大戎地外君號戎公以獻公臣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左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託詞以蓋恥

穀梁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二十有兩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傳子卒子何忌嗣爲懿子

叔孫舍至自晉左穀無叔孫字

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叔孫使梁其踁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

公幼心弘性舉綱以毗其非于祝侯。劉氏曰婼不弘同于季而謀納公正也不見欺于季而反自殺患也然君子以爲难不以爲法春秋不以死褒婼而其忠不可示故因其可褒而褒之范氏曰晉以公如晉爲服季故歸婼二傳去氏公羊譏書氏傳授與可然婼宜併罪不與意如同公羊書氏爲正

日食

左載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皆無所采錄

上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公羊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杜註舍婼小所以尊晉　左無叔孫字解

穀梁　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王氏曰大宗其違非爲水旱左載梓慎昭子言皆妄

秋八月大雩

左傳　秋八月大雩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胡公作鬱杜註未同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月誤

冬吳滅巢胡傳著入郢之漸巢楚附庸之邑也匪不能保則國都危矣其以重土地也

吳滅巢

趙氏曰□□、□楚改先可北與巴滅州來滅巢滅徐滅沈滅頓與國盡則及于楚王氏曰文十二年楚圍巢則巢猶爲國至此二十五年吳伐楚門于巢則巢服于楚矣李氏曰州來及巢皆楚屬國而近吳者未滅州來徐滅巢楚下之害不下下僚而非此敵豈非貴無極非用事國政曰非乎

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九月吳滅巢

此月大夫

伏○後○人○郢

經葬杞平公

●舍如宋

汪氏曰行父如陳叔孫僑如[illegible]聘[illegible]如齊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也今意如以公室正卿為己逆婦非惟其於昔日拉邑使公室之卿圖己今娶已甚使公室之卿逆之何待昭公孫齊而後斯僭哉●

按桐門右師樂大心也桐門其所居號也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

□子漆之稱

私註司城氏樂氏之大宗　新宦遂註

私註曹氏宋元夫人

林氏曰曹小邾姓

會于黃父

高氏曰王室亂四年

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公穀作倪後同大心公作世心後同

後晉始為此會但合諸大夫謀之王室之亂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齊桓首止定王世子晉文誅叔帶逆襄王興公何等是乎諸侯無伯也趙氏曰晉常國卿無功以大叔一言而可縣于是會王父不勤王之意其實志不在是也家氏曰為王室不書細勤王之室也明年不書晉侯躬御戎馬不能亦其失陳氏曰既不一師三軍造于京師又待明年俟下寔淵至而終其功耳

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

杜註六氣陰陽風雨晦明　五聲宮徵羽犧牲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之獻　九文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　春秋因其雷電昏因備將次曰姻兩壻相謂曰亞　君爲政在民爲民功日信所功日力行其德教務其時教

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内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

直曲赴禮正義曰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

入本事應首段成

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

音釋
鸜鵒來巢
胡氏曰鸜鵒不踰濟故異而書之　張氏曰邵子云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得氣之先也此後晉伯不競吳楚迭起迭更盟此其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汪氏曰羽蟲失人反乱爲乱物反常爲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昭公順天戒而不知省矜于陽州何誰怨哉

大焉而衛王事也無奚補何益王室不靖其數定之臣亦所當爲之事也

有鸜鵒來巢鸜又作鴝公作鸛胡傳皆所無故曰有出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

左傳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昭公喪勞宋父定公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宜穴又巢也

穀梁　一有一亡曰有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辛再雩

李氏曰一歲二雩一月再雩皆譏祀也公羊聚徒以攻季氏求錢黃氏曰以禮言女巫何足攻季氏乎劉氏曰將七月聚衆何至九月乃出奔乎

公孫齊次陽州

胡傳齊師衛陽也次陽州待齊命也陽於不能正其罪將任憂喑不忍一朝之忍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胡傳昭公不自省而求于禱祠之末將能勝乎

傳 秋書再雩旱甚也 高氏曰季辛不言大蒙上文也又雩志其得且數也

纂按 季者月中之辭也又者繼之辭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陽州已穀作乙 陽公作楊

傳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

求逞其私忿而以羣小謀之亂其不及也

杜註陽州齊魯境上邑未敢直前故次程子曰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內之道呂氏曰使叔孫昭子而在則公必不至孫家氏曰季逐君而以自孫自次爲文諱公有以自取也王氏曰以叔孫爲子家子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遂信羣小之言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則無兵也季氏曰意

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

如逐君而傳皆歸咎于公若季氏本無罪者大失是非之正矣余氏曰讀之不識所以敗也習台之請時變出於本二家未集季宜能無所俟哉此正季之後計季氏叔此正洞見數人肺肝處及二家集而公之所成矣

按叔孫舍實出我矣証郭舍外出何以為之也余氏云二家助季氏匠其門為地詛孟則可謂舍則不可也匠舍隨後不言矣

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

亦不能無罪
杜註季公鳥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公思展季氏族季姒公鳥妻鮑文子女秦遄魯人秦姬公鳥妹秦姬也公甫平子弟要余刧以弁醴公之亦平子弟
鄭氏曰介甲也高氏註呂氏春秋小鎧著雞頸此與下金距對說頗合
杜註公爲昭公子務人果賁皆公爲弟
求橫凡益或云前篇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

夫孟可以取欲言無戰心也

杜註如其謀先君且謀所存

京公野井

虎氏曰公將陽州遂

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一州

穀 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家氏曰再書言非與之訊其無與出之資也使行禮而誠不在焉

之蓋為恭也汪氏曰以唁為名旣已之適已也季氏曰經書唁皆三皆罪齊晉也大義所繫從禮也汪氏曰過若其次之禮若遇之偶相避逆齊晉也昭公失國叔以其禮不以會禮相見

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

曰無[illegible]內意暗公不欲其歸矣

枉若從者猶君留者從君皆有罪也

叔孫舍卒

王氏曰所[illegible]皆二百

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公羊敘事略同但謂公將弑季氏私字誤也胡傳禮與詞足觀矣而無納公之實亂之也

吊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汪氏曰子不敢歸焉哉予

施久子由啟叔孫舍皆喪君與國之至困請以自裁也家氏曰孫舍遂而書舍之爲公死也李氏曰昭子歸尚正最後之罪而誅之亦無足與季氏之材類而徐爲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如何之命不及奪命遠矣

傳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宋公卒曲棘
按華向之亂宋元公實知强臣害國之甚此所以開諸侯出而議納之也雖難其不遂私親而能明大義乎宋公行而卒于路天殆不欲魯公歸歟

齊侯取鄆
家氏曰晉伯已衰齊為有志修桓公之業宜請命天子糾合與國納昭公戮意如伯政振矣乃以衆取鄆為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 己亥卒于曲棘 胡傳宋元夫人生女妻意如則元公意如之外舅也不顧私親而欲納公故卒特書地

公羊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家氏曰齊晉大國坐視宋元此行視人之惡猶已惡書其卒于行錄之也

穀梁 邮公也 范註邮當作訪謀也謀納公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呂氏曰齊侯不能討季氏而徧取鄆以處公其無意于善可知

左傳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次年正月庚申取鄆

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

有務姑塞已責勇于義者不敢也王氏曰注稱猶納公也

葬宋元公

汪氏曰昭公在外而繫于諸國會葬不廢則事與常無異

公至齊旅鄆

胡傳昭公失國而僻居鄆末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猶據地敬王未入而猶居狄泉存天下之防也●孫氏曰居于鄆者公爲意如所逐不得入于魯也汪氏曰衛侯出居其生是于人居必皆有民也昭公已

也公羊略同孫氏曰取以處公也明年公居鄆此處公可知李氏曰居之而不能爲之復國罪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公命偏師無及先君而宋人葬如舊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家氏曰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存

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公羊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之道

義不外公也王氏曰自鄆非來曰至齊野井齊隨也黃氏曰伐歲必書公所處存君也

夏公圍成胡傳齊師不書求納于邦說爲義不終故微之書圍則季不臣昭不君齊無義皆見

失國而書居使之如未失國然魯哭失國取棣治術大國取其儀皆書人此言居內而也為齊者諸為類者謂也

公圍成

見氏曰不書公及齊侯圍成以蔽其既之說僅使公子鉏帥師也公無師不書公以齊師圍成强齊受季將雖治其師不足以也季氏曰書圍成二昭公圍成見季氏之彊也公圍成見家臣之强也汪氏曰圍成不□而昭公終居

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人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

見才　動心　心動必受　惕之以鬼神

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

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

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

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

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

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

勝衆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

之中楯瓦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

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

鄭則齊景欲忘之也不足揚而公言縱矣所與矣哉[illegible]公當討之如人當從臣成六成近孫猶不能致況人境尚季邦之侯季氏行貨而沮遺公孫猶野處抑監顧也皆為季氏用曾召逆留于外不錄也乎猶受貨而立齊謝提擊將賜武于齊為之猶用齊君命無受貨不稱也

杜註子猶從師據曰將為齊設不欲使知已取也●汝鼻魯地

洩聲子魯大夫 橋其御也 子車淵捷也 子囊帶齊大夫野洩聲子

按此時或叱或罵成何情狀

於時子囊又叱之野洩亦叱之 子彊武子也 林雍顏鳴皆魯人苑何忌齊大夫

穀云善屬大公也未錄劉氏曰公失國而國成小之甚者不可謂大

按此此結局劉敘一以終之甚佳

○會于鄆陵

按鄆陵衛地近楚

將斲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之故習矣。
王氏曰齊魯鄟陵皆始爲晉謀納公而皆不非伯則撫止鞅之姦與季氏表裏也。
陳氏曰參盟再見晉不復主盟也家氏曰爲晉不勇書以訊之
王氏曰昇志能及遠雖非晉之業倘能誅而懼集小國卒不能納公爭伯之略止此矣。
公至會居鄆
按此聖人特筆存君非史官舊也。
楚子居卒
棄疾改名居說見殺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孫氏曰謀納公而不能遂

【傳】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王氏曰崇公假納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能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汪氏曰君行而返必告廟書至昭公居鄆書至所以存君

【穀】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

比。前氏曰同一誅國賊札以和婉子西以嚴厲令尹欲市德而專政故言下句斬截。

天王入成周

胡傳不曰入京師者京師不可敵之入也曰成周黍離所為賦風之為而與雅應弱猶之罪者矣。李氏曰晉人納王不言复之者前圍郊踰五年而後納王不忠不臣之甚也呂氏曰王城濟九鼎之郟鄏北洛所謂澗水東瀍水

嗣不可亂也敗親逆僻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杜註子西平王之長庶王昭王也君王者言王子建聘之是彰平王之惡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左傳在下

公羊 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王城之東故云東周

穀梁 周有入無出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汪氏曰書尹氏始終黨惡罪楚受賊也。

左傳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在郊、遂次於尸。

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

西也成周注顯民之洛邑也洛誥所謂瀍水東也王都王城子朝餘黨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汪氏曰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皆不入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者其衰弱不能自振也

以王子朝奔楚 胡傳朝有寵于景王爲之黨者衆卒不能立至于奔楚寔非出于人心矣歸于公而止景王寵朝踐位可爲後戒○王氏曰子朝構亂兵敗而奔由三子黨助兹書以先

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 召伯析遂故盟 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 家氏曰以字在單劉爲褒召尹爲誅所惜者正不正而已

【傳】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范註非責也遠于周爲仇直奔謂諸侯逆賊以其奔

一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至自齊居于鄆 書以存公也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穀云公在外也胡高氏曰書至書居我君故也君播越于外而臣子之義可絕乎

書天王入後書子朝奔天子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按子朝奔時有告諸侯之文强詞奪理雖文甚古穆而不足錄

如晉至自鄆

程氏曰爲人君而見逐其臣不見救于人可爲寒矣季氏曰如齊求納而不能也故復如晉

吳弒僚

胡傳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傳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

光諸樊子。僚夷末子。以次相及而礼不受則宜之光者也僚身得君故稱國以弒大臣專政並君不宗之罪也

○趙氏曰吳之亂諸樊爲之也之受亦不免乎故逃而不受子之賢以其讓非之者以其不受致亂皆非也○氏曰史記以僚爲夷末子公羊以僚爲壽夢之庶兄史記爲是○氏曰弒君者光身諸也而書曰吳使人抄其跳而罪人斯得矣

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於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

命哭蒙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楚殺其大夫郤宛

殺郤宛

家氏曰殺無罪之大夫且汲其族楚是以有入郢之禍金氏曰子常信費無極之讒殺宛而稱國以殺者無道以令其民殺極殺大夫而無忌諱紀亡矣是蓋楚君之罪也冝君而子常之惡亦不待貶而自見矣

左傳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

杜註子惡郤宛也謂招獻也　曰實諸門

無極詞此役春救潛之役

杜註爇燒也

杜註令終陽匄子晉陳楚大夫皆郤氏党

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

○會扈

趙氏曰士鞅以貨不納公無從諾者以合戍周故也伯圖不競析矣一晉賂遂諾撓而存之趙氏曰宋衛固請猶知有君臣之義也士鞅取貨與季氏同罪辦齊也家氏曰齊與鄆陵之盟而撓入季氏之賂晉莫為扈之會而狀納季氏之貨二君伸然不知以為晉之休戚興閔于已孰知田常擅福于齊六卿擅晉乎

其弟完及佗與晉陳九月令尹子常因國言不已乃殺無極與將師以說于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胡傳不克納而諸大夫皆辱若宋衛大夫皆利納公受賂不欲納者獨范鞅可又況戍周之令行乎

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

皆使二君能为晉討賊亦足看內盜之時也季氏曰齊亦鄭不來五年後始城可見晉伯合不成而諸侯勤王不急也孫氏曰此會不特見魯三家之橫亦見晉六卿之強不特見天下之无王并見天下之无伯

邾快奔

高氏曰晉成序逐君而邾快來奔從其內也

公如齊

見齊之畏公而公甘受辱也

禍之漸而自同於季氏天之盜也為君者之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懼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邾敢宜也事君如在国故歎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歎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家氏曰宿納庶其弃我意如納快世濟其惡逐其君又爲叛君者逋逃主罪當誅也

公至齊居鄆

存公也亦見齊之卑公不能病也

汪氏曰本年秋孟懿子與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春秋不書皆存公也以臣伐君而君敗也虎不足責何忌嘗乎聖人而咻大義至此極乎

如晉次乾侯

趙氏曰晉大夫與三家等僭忘明既取貨

公如齊

（傳）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出也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辟大人不以君出。公衍也終席。杜註禮君與大夫使宰為主獻比公于大夫也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使重見嬖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高氏曰公以齊為不足與我也遂去之而明年如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出奔而會葬皆不廢季氏專政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孫氏曰次乾侯不得入晉也既不禮于齊又不得入晉窮居若此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

季氏其忍者略以傷其類哉余氏曰季氏內有逐君之實外猶假大夫逆葬小節公之喪庸不斷卒不逐也惡夫

按公若叫子家之言而早之晉則晉或為之致力也不見礼于齊而後如晉晉人之心不緊矣然猶變賢之士孰則早往亦未必納耳書曰如晉責晉也

葬鄭定公

按公出奔而會葬不發皆季氏專政為之也

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家氏曰書如存公也書次責晉也汪氏曰齊猶取鄆圍成晉拒之矣

【經】公在外也胡氏曰詳書所在見臣子不可頃刻忘君父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定公卒獻公蠆立

六月葬鄭定公湛氏曰志恤葬之禮也而鄭葬非禮見矣五月葬速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

冬葬滕悼公王氏曰昭公在外季氏使人會諸侯之葬以結外援也

莊賸論公

高氏曰公不在國凡與諸侯之禮皆季氏專之也。

主鄆高張唁

所在不致以晉不見容于晉未至晉孔疏且入晉境不得與晉侯相見故書至乾侯高氏曰唁野井齊地也唁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

如晉次乾侯

左傳藏平子賄昭公從馬不錄汪氏曰意如免懼必死以馬之事脫有是事亦如鄭誰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胡傳唁淺事書者罪齊景不能修方伯之只討意如納公而徒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左傳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汪氏曰悉書唁凱齊晉不能納也齊侯始猶來唁今使高張卑其至晉不受耻公耳

穀梁 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高氏曰齊侯卑公故復如晉而晉復不受故次乾侯如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 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

制王中肩而勞王之命也　非我罪也
姬耳
按書初當久乾侯節習也

八侊欲納公無
八使晉無君可。

秋七月　傳闕　時

冬十月鄆潰　杜註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　范註公德之不建如此之甚。

鄆潰
胡傳曰是天地一民皆非其行矣公出而猶不改過自新甚矣孔疏公既如晉鄆人潰散叛公使公不得更求當是季氏逆之使然汪氏曰苟公之德澤足以結民則雖誘之使叛其民亦不忍去也。
按鄆潰有專罪公者有專罪季氏者罪季誠是而公之不得民亦

公羊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為郛之君存焉爾　家氏曰此季氏內威所脅非民之罪。亦不可盡責於君。

穀梁　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胡傳歲首必書存君耶。亦罪臣子。訊諸侯矣

穀梁　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范註中國猶國中也。

見棄之乃歸。

公在乾侯

按書在徐惡也書在乾侯責晉也、

葬晉頃公

按此時公猶在晉比不能備禮會葬乃季氏使人會葬也

滅徐章羽奔楚

黃氏曰徐子名若初已服吳吳子詰而送之非能自奔也劉氏約曰徐滅讓楚疏弦伏處溫習奔皆不名者強楚加于弱小乃不勝而亡義未絕也黃得已奔而不安有斷復之義故名以著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杜註三月葬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作禹敗吳以私怨而滅也

先敘明執滅之由

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

以絕也趙氏曰既服而殄廢社稷也故特名家氏曰光怨徐納吳公子而成之書滅殺也書狩名不死社稷也黃氏曰徐爲勾吳通中國通荆楚之路自楚及就徐子入服于楚而吳忌之令從事吳欲伐楚故先滅徐。杜注防山故防子之地先王謂太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德表也。

・公在乾侯 左傳不錄王氏曰左云言不能外內也蓋

姬。溫。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存君也。所以誅季也。

不知春秋存君之義

意如會晉適歷

陳氏曰戕昭之肥大夫無君晉爲之也溝公如晉次乾侯往乾侯意如會公難能使晉罪晉之詞呂氏曰荀有人心者必懼意如而矜昭公況齊晉乎乃爲義之心不勝貪利之心所以納者始爲之名而卒無功也且士鞅私于意如則丘爲辱齒久矣晉六卿猶意如也晉君猶昭公也黃氏曰將納公而命意如是服必于季氏也且而哉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公穀作櫟後同 杜註晉地

左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

汪氏曰意如罪討伏罪皆伴鈞以欺晉後世論者亦有為所欺者季氏曰晉定初立叔孫所命在晉納公之意不可謂無也乃歷北執計之及會季氏何以為盟主

荀躒唁公乾侯陸氏曰在晉則故不言來鄭氏曰唁公使之入也孫氏曰晉侯使荀躒來唁其君而晉將其君終家氏曰晉將納公汪下快晉欲納公汪上荀躒權移于下也。

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疏傳晉不能討意如而反以命禮待之矣陸氏云晉侯為盟主與荀躒為人臣可知矣得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經同盟故書季氏曰薛服屬于宋今公出而告喪猶用事小國其從三家之私歟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不討意如而勸公歸歸必將側于季助季而討公也

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

具服以從弁
左又云或求名而不
得或欲蓋而名彰又
引齊豹等語斷語盡
本於趙氏因左氏以
齊豹爲求名不與其
名則諸相傚而書名
者皆與其名矣陳氏
曰豈二叛人頓如夫
子作春秋賤者不書
名矣何言欲蓋以皆
曲說
公羊盟邑也宋孫劉
氏曰叔孫賢既不足
又朝數十世而請後
逐之謂子使當有國
平江氏曰大國不書
其子弟以鄰邦如齊

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穀梁 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晉頃公　季氏會葬之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註不書邾史闕文孫氏曰邾庶其莒牟夷皆言國此不言國賊也季納叛也

【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公】來奔內不言叛也。穀云又爲別罔以非天子封故無爵孔疏指爲妄說。

高閌曰防左經文闕鄭氏云不言以濫非齊高厚也或又謂黑肱天子吏尤情說于史乍土何爲鄭諸侯所況僖僅一見耶湛氏曰鄭於叛賊季氏納叛之賊皆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日食

按左傳趙鞅欲以己夢應日食問諸史墨以爲吳入郢之兆穿鑿附會未錄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書在存君也書取罪季也

公在乾侯取闞

左傳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未錄

趙氏曰每歲首皆書在存公所以譏季也

夏吳伐越 高氏曰越前與楚伐吳故娇用師于越而國自是亡矣。

【傳】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備四時

而左氏各爲之說鑿矣家氏曰鬭雞發公取之所從書取書號臣據國之罪愈著特書鼓討于季氏也吳氏曰雖得鄆也猶取之外耳李氏曰公非有兵力也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書取者其微也

公羊以爲邾婁邑未錄孔疏定元年將葬昭公季氏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是闞爲葬地非邾邑

ㄴ吳伐越

杜註此年歲在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世穀作大）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曹人下公有邾人穀有邾人）

左傳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胡傳成周地名與列國等夷家氏曰此時王政之陵夷衆者也

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禍家氏曰吳方抗楚越[illegible]其私自是與楚越不相爲下而晉一大國之患在[illegible]也

○城成周

吳氏曰王以子朝餘黨不靖王城而居成周諸侯先戍之今晉率諸侯城之鄭氏曰城之遂定都焉季氏曰情出于公亦甚世之幸也謝氏以爲能從王命善之也可從湛氏曰若尊王之心未忘也黃氏曰擴而大之也若爲城圮

【胡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書薨悲公也誅季也書乾侯非所也亦罪晉也）

【左傳】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左又載史墨答趙簡子語未錄）汪氏曰此只可以儆人君而非所以告爲臣者也

何殺昭侯乎。

公薨乾侯

胡傳臣民皆季所有公有子家不隨不能復歸宜矣。

李氏曰意如不敢篡亦不敢別立君者以魯秉周禮猶懼公議之見討耳君薨非弑矣。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十下終